

增訂繪圖大觀瑣錄

K2976
(14)



双紅堂
小說
55(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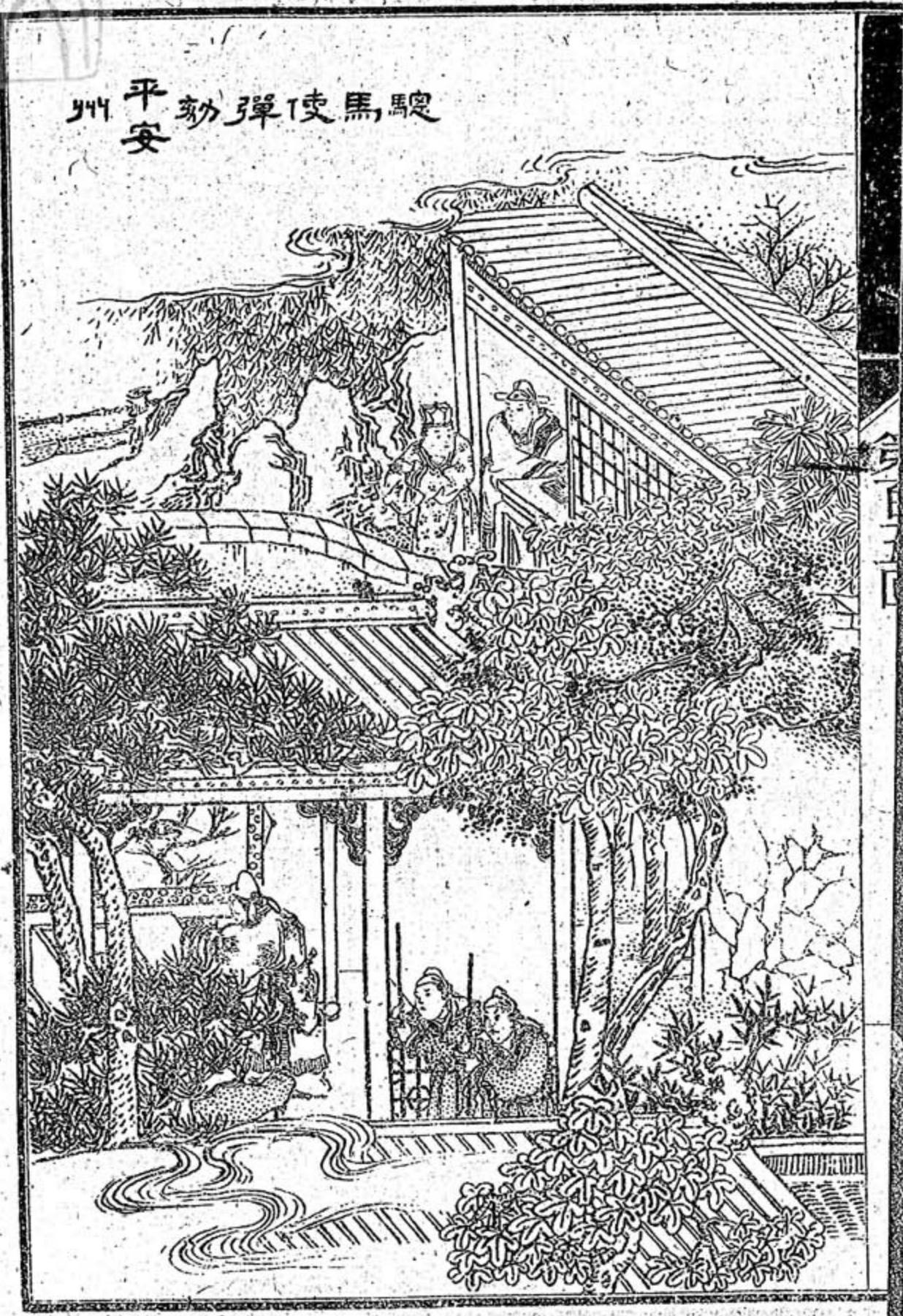
科2976

(14)

錦軍抄國
衣查寔府



五十四



驃馬使彈劾平安州

增評補圖大觀錄卷一百五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錦衣軍查抄甯國府

驃馬使彈劾平安州

本館印

不待傳帖而即下車
走進大有可疑
真正不好了沒與一
齊來總結數十回讓
器凶兆收束全書張
看此進門光景已令
人摸不著頭緒

話說賈政正在那裏設宴請酒。忽見賴大急忙走上榮禧堂來。回賈政道。有錦衣府堂官趙老爺帶領好幾位司官說來拜望。奴才要取職名來回。趙老爺說。我們至好不用的一面。就下車來。走進來了。請老爺同爺們快接去。賈政聽了。心想趙老爺並無來往。怎麼也來。現在有客。留他不便。不畱又不好。正自思想。賈璉說。叔叔快去罷。再等一回。人都進來了。正說著。只見二門上家人又報進來說。趙老爺已進二門了。賈政等搶步接去。只見趙堂官滿面笑容。並不說什麼。一逕走上廳來。後面跟著五六位司官。也有認得的。也有認不得的。但是總不答話。賈政等心裏不得主意。只得跟了上來。讓坐。眾親友也有認得趙堂官的。見他仰著臉。不理人。只拉著賈政的手。笑著說了幾句寒溫的話。眾人看見來頭不好。也有躲進裏面屋裏的。也有垂手侍立的。賈政正要帶笑敘話。只見家人慌張報道。西平王爺到了。賈政慌忙去接。已見王爺進來。趙堂官搶上去。請了安。便說。王爺已到。隨

事可知矣

東府一透暗寫

趙堂官迫不及待矣

從容不迫大有照應

寫得趙全不堪

賈玉豈能經此提開
得好

西平王頗有卓白

處處不滿於趙全非
僅為買府衙護也

一個急一個緩其存
心自是不同

防趙全也

查抄一邊暗寫

一箱借票為鳳姐一
生心血心血去而永
保年祚者未之有也

來各位老爺就該帶領府役把守前後門。眾官應了出去。賈政等知事不好連忙跪接。西平郡王用兩手扶起。笑嘻嘻的說道：無事不敢輕造。有奉旨交辦事件。要赦老接旨。如今滿堂中筵席未散。想有親友在此未便。且請眾位府上親友各散。獨留本宅的人聽候。趙堂官回說：王爺雖是恩典。但東邊的這位王爺辦事認真。想是早已封門。眾人知是兩府干係。恨不能脫身。只見王爺笑道：眾位只管就請叫人來給我送出去。告訴錦衣府的官員說。這都是親友。不必盤查。快快放出。那些親友聽見。就一溜烟如飛的出去了。獨有賈赦賈政一千人。嚇得面如土色。滿身發顫。不多一回。只見進來無數番役。各門把守本宅。上下人等。一步不能亂走。趙堂官便轉過一副臉來。回王爺道：請爺宣旨意。就好動手。這些番役卻撩衣勒臂。專等旨意。西平王慢慢的說道：小王奉旨。帶領錦衣府趙全來。查看賈赦家產。賈赦等聽見。俱俯伏在地。王爺便站在上頭。說有旨意。賈赦交通外官。依勢陵弱。孤負朕恩。有忝祖德。著革去世職。欽此。趙堂官一疊聲叫。拏下賈赦。其餘皆看守。維時賈赦賈政賈璉賈珍賈蓉賈蕙賈蘭俱在。惟寶玉假說有病。在賈母那邊打鬧。賈環本來不大見人的。所以就將現在幾人看住。趙堂官即叫他的家人。

傳齊司員帶同番役分頭按房抄查登帳。這一言不打緊。嚇得賈政上下人等。面面相看。喜得番役家人摩拳擦掌。就要往各處動手。西平王道：聞得赦老與政老同房各爨。的理應遵旨查看。賈赦的家資其餘且按房封鎖。我們覆旨去再候定奪。趙堂官站起來說：回王爺。賈赦賈政並未分家。聞得他姪兒賈璉現在承總管家。不能盡行查抄。西平王聽了。也不言語。趙堂官便說：賈璉賈赦兩處須得奴才帶領去查抄。纔好。西平王便說：不必忙。先傳言後宅且請內眷迴避。再查不遲。一言未了。老趙家奴番役已經拉著本宅家人領路分頭查抄去了。王爺喝命不許囉嘈。待本爵自行查看。說著便慢慢的站起來。要走又分付說：跟我的人一個不許動。都給我站在這裏候著。回來一齊瞧著。點數正說著。只見錦衣司官跪稟說：在內查出御用衣裙並多少禁用之物。不敢擅動。特來請示。王爺一回兒。又有。一起人來攔住。王爺就回說：東跨房抄出兩箱房地契文。一箱借票。都是違例取利的。老趙便說：好個重利盤剝。很該全抄。請王爺就此坐下。叫奴才去全抄來。再候定奪。罷說著。只見王府長史來稟說：守門軍傳進來說。主上特命北靜王到這裏。宣旨請爺接去。趙堂官聽了。心裏喜歡說：我好悔氣。撞著這個酸王。如今那位。

鳳姐倒地半日直待
賈璉進來始行看見
想見那人自願不暇
光景並未留心到鳳
姐也寫得真入情入

雖染百花成蜜後為
誰辛苦為誰甜

看查抄帳目如開冰
山錄一册貨物越多
愈慘越甚

屋子人拉那個扯這個正鬧得翻天覆地又聽見一疊聲喊道叫裏面女眷們迴避王爺進來了可憐寶釵寶玉等正在沒法只見地下這些了頭婆子亂拉亂扯的時候賈璉喘吁吁的跑進來說好了好了幸虧王爺救了我們了眾人正要問他賈璉見鳳姐倒在地下哭著亂叫又見老太太嚇壞了也急得死去還虧平兒將鳳姐叫醒令人扶著老太太也回過氣來哭得氣短神昏踢在炕上李執再三寬慰然後賈璉定神將兩王恩典說明惟恐賈母邢夫人知道賈赦被拏又要嚇死暫且不敢明說只得出來照料自己是屋內一進屋門只見箱開櫃破物件搶得半空此時急得兩眼直豎流淚發歎聽見外頭叫只得出來見賈政同司員登記物件一人報說赤金首飾共一百二十三件珠寶俱全珍珠十二掛淡金盤二件金碗二對金搶碗二個金匙四十把銀大碗八十個銀盤二十個三鑲金象牙筋二把鍍金執壺四把鍍金折盃三對茶托二件銀碟七十六件銀酒杯三十六個黑狐皮十八張青狐六張貂皮三十六張黃狐三十張捨狸獬皮十二張蘇葉皮三張洋灰皮六十張灰狐腿皮四十張醬色羊皮三十張糊狸皮二張黃狐腿二把小白狐皮二十塊洋呢三十度嗶嘰二十三度姑絨十二度香鼠簫子十件豆

鼠皮四方天鵝絨一卷梅鹿皮一方雲狐簫子二件貉崽皮一卷鴨皮七把灰鼠一百六十張獾子皮八張虎皮六張海豹三張海龍十六張灰色羊皮四十張黑色羊皮六十三張元狐帽沿十副倭刀帽沿十二副貂帽沿二副小狐皮十六張江貉皮二張獺子皮二張貓皮三十五張倭股十二度絀段一百三十卷紗綾一百八十一卷羽綾縐三十一卷繒縐三十卷縐蟒段八卷葛布三捆各色布三捆各色皮衣一百三十二件棉夾單絹衣三百四十件玉玩三十二件帶頭九副銅錫等物五百餘件鐘表十八件朝珠九掛各色縐蟒三十四件上用蟒段迎手靠背二分宮縐衣裙八套脂玉圈帶一條黃段十二卷潮銀五千二百兩赤金五十兩錢七千弔一切動用家貨攢釘登記以及榮國賜第俱一一開列其房地契紙家人文書亦俱封裹賈璉在旁邊竊聽只不聽見報他的東西心裏正在疑惑只聞兩家王子問賈政道所抄家資內有借券實係盤剝究竟是誰行的政老據實纔好賈政聽了跪在地下叩頭說實在犯官不理家務這些事全不知道問犯官姪兒賈璉才知賈璉忙走上跪下稟道這一箱文書既在奴才屋內抄出來的敢說不知道麼只求王爺開恩奴才叔父並不知道的兩王道你父已經獲罪只可

此時如令鳳姐聞之
又委跌倒在地矣

不由你不承招虧你
賈夫人聖帶

第二節全賴風姐傳
得此回看守

錢老與北靜王原非
同泛泛之交

錢老一旬要緊與上
殿老放心四字對照

寫出觸目傷心景象
那夫人到此實難為
情惟有眼淚洗面而
已

那夫人於極苦時想
到女兒因已而連及
也平時久置諸膜外
矣

偏有此等意外噪鬧

焦大亂鬧反應前回
吹喝以著盛衰

焦大可謂眼見盛衰
矣

妙在說得不清不楚

幾抄後狼藉光景從
焦大口中述出

併案辦理。你全認了。也是正理。如此叫人將賈璉看守。除俱散收宅內。政老。你須小心候旨。我們進內覆旨去了。這裏有官役看守。說著上轎出門。賈政等就在二門跪送。北靜王把手一伸。說請放心。覺得臉上有不忍之色。此時賈政魂魄方定。猶是發怔。賈蘭便說請爺爺進內。瞧老太太再想法兒。打聽東府裏的事。賈政即忙起身進內。只見各門上婦女亂嘈嘈的。不知要怎樣。賈政無心查問。一直到賈母房中。只見人人淚痕滿面。王夫人寶玉等圍住賈母。寂靜無言。各各掉淚。惟有邢夫人哭作一團。因見賈政進來。都說好了好了。便告訴老太太說。老爺仍舊好好的進來。請老太太安心罷。賈母奄奄一息的微開雙目。說我的兒。不想還見得著你一聲。未了便號陶的哭起來了。于是滿屋的人俱哭個不住。賈政恐哭壞老母。即收淚說。老太太放心罷。本來事情原不小。蒙皇上天恩。兩位王爺的恩典。萬般軫恤。就是大老爺暫時拘質。等問明白了。皇上還有恩典。如今家裏一些也不動了。賈母見賈赦不在。又傷心起來。賈政再三安慰。方止眾人。俱不敢走散。獨邢夫人回至自己那邊。見總門封鎖了。頭婆子亦鎖在幾間屋內。邢夫人無處可走。放聲大哭起來。只得往鳳姐那邊去見。二門旁舍亦上封條。惟有屋門開著。裏

頭嗚咽不絕。邢夫人進去見鳳姐。面如紙灰。合眼踢著平兒。在旁暗哭。邢夫人打諒鳳姐死了。又哭起來。平兒迎上來。說太太不要哭。奶奶擡回來。覺著像是死的了。幸得歇息一回。甦過來。哭了幾聲。如今痰息氣定。略安一安神。太太也請定定神罷。但不知老太太怎樣了。邢夫人也不答言。仍走到賈母那邊。見眼前俱是賈政的人。自己夫子被拘。媳婦病危。女兒受苦。現在身無所歸。那裏禁得住家人勸慰。李紈等令人收拾房屋。請邢夫人暫住。王夫人發人服侍。賈政在外心驚肉跳。担鬚搓手的。等候旨意。聽見外面看守軍人亂喊道。你到底是那一邊的。既撞在我們這裏。就記在這裏冊上。拴著他。交給裏頭錦衣府的爺們。賈政出外看時。見是焦大便說。怎麼跑到這裏來。焦大見問。便號天踏地的哭道。我天天勸這些不長進的爺們。倒拏我當作冤家。連爺還不知道。焦大跟著太爺受的苦。今朝弄到這個田地。珍大爺蓉哥兒。都叫什麼王爺拏了去了。裏頭女主兒們。都被什麼府裏衙役。搶得披頭散髮。關在一處空房裏。那些不成材料的狗男女。卻像豬狗似的。攔起來了。所有的都抄出來。攔著木器釘得破爛。磁器打得粉碎。他們還要把我拴起來。我活了八九十歲。只有跟著太爺捆人的那裏。倒叫人捆起來。我便說

只好付之一嘆

口許錢文即能放身
出入錢之為義大矣
到此地位還有什麼
好親彼一潘烟如飛
出去之人誰肯積為
回首

此層實一大款卻又
是鳳姐名下的事誰
能昭昭亦又何說安
知不是醉金剛搬弄
出來的

政老原是在睡夢中

政老真是在睡夢中

又緊一道麻繩

親族朋友情誼豈淺
幾難言聲賴買家抄
檢得行傾倒如此何
自家骨肉尚如此等
況區區陌路人此等
人真恨之不勝其恨
想雲兒亦在內者

警覺念殺

我是西府裏就跑出來。那些人不要命了。和那些人拌了罷。說著撞頭。眾役見他年老。又是兩王分付不敢發。便說你老人家安靜些。這是奉旨的事。你且這裏歇歇。聽個信兒再說。賈政聽明。雖不理他。但是心裏刀絞似的。便道完了。完了。不料我們一敗塗地。如此正在著。急聽候內信。只見薛蝌氣噓噓的跑進來。說好容易進來了。姨父在那裏。賈政道。來得好。但是外頭怎麼放進來的。薛蝌道。我再三央說。又許他們錢。所以我纔能。敬出入的。賈政便將抄去之事。告訴了他。便煩去打聽打聽。就有好親在火頭上。也不便送信。是你就好通信了。薛蝌道。這裏的事。我倒想不到。那邊東府的事。我已聽見說完了。賈政道。究竟犯什麼事。薛蝌道。今朝為我哥哥打聽決罪的事。在衙內。聞得有兩位御史。風聞得珍大爺引誘世家子弟賭博。這款還輕。還有一大。款是強占良民妻女為妾。因其女不從。陵逼致死。那御史恐怕不準。還將啗們家。的鮑二。拏去。又還拉出一個姓張的。來。只怕連都察院。都有不是。為的是張姓的。曾告過的。賈政尚未聽完。便蹀腳道。了不得。罷了。罷了。嘆了一口氣。撲簌簌的掉。下淚來。薛蝌寬慰了幾句。即便又出來打聽去了。隔了半日。仍舊進來。說事情不。

好。我在刑科打聽。倒沒有聽見兩王覆旨的信。但聽得說李御史。今朝參奏平安。州奉承京官。迎合上司。虐害百姓。好幾大款。賈政慌道。那管他人的事。到底打聽。我們的怎麼樣。薛蝌道。說是平安州。就有我們那參的京官。就是赦老爺說的是。包攬詞訟。所以火上澆油。就是同朝這些官府。俱藏躲不迭。誰肯送信。就即如纔。散的這些親友。有的竟回家去了。也有遠遠兒的歇下。打聽的可恨。那些貴本家。便在路上說祖宗。掙下的世職。弄出事來了。不知道飛到那個頭上。大家也好施。威。賈政沒有聽完。復又頓足道。都是我們大爺。忒糊塗。東府也忒不成事體。如今。老太太與璉兒媳婦。是死是活。還不知道呢。你再打聽去。我到太太那邊瞧瞧。若有信。能殺早一步。纔好。正說著。聽見裏頭亂鬧出來。說老太太不好了。急得賈政。即忙進去。未知生死如何。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查抄家產。偏在設席請客時。纔是出于意外。

寫西平王處處用情。趙堂官處處挑撥。令人急殺。以為賈母王夫人及寶玉。房中必均遭荼毒。幸有北靜王來宣明恩旨。令人神魂稍定。文情如疾風暴。

雨時。忽然雲散風和。

抄沒甯府情形。只在賈政聽見登記件上寫出。可見番役查抄時。兩府內外人等。俱看守嚴密。消息不通。於天翻地覆時。忽插入焦大噪鬧。又將賈珍等平日作爲。及被抄情形。細說一遍。以補筆旁筆。寫出正文。纔不是印板文字。平安州被參。及賈赦犯事緣由。於薛蝌口中。略略一敘。妙在不能探聽詳細。寫薛蝌獨出力探事。不但見親情之厚。薛蝌之能。且可見其餘親友之勢利。不是單寫薛蝌。

大某山民評曰

此回仍是乙卯年事。

增評補圖大觀錄卷一百五終

王與鳳
政禍
羞慚

